

详情请浏览“今日高邮”网站 <http://www.gytoday.cn>

不闻鞭炮声,过个绿色年

□ 杨德宽

我小时候,进入农历腊月,就开始“忙年”。

我家忙年从春碓开始。母亲将浸泡过的糯米摊放在米箩里晾上十多个小时,等到有八成干,就拿到街头的春碓房加工。这个春碓房平时一般不开张,过年前一两个月春糯米的生意到了,店主人就开门迎客了。还有年蒸,腊月天寒地冻,包子店的师傅袖子高高地卷到胳膊肘,不时喊叫一声:“包子出笼喽!”这腾腾热气和包子店师傅的忙碌劲头,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年味!到了大年三十晚上,更大的年味是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上一顿年夜饭,那么多美味的菜肴在平时餐桌上是见不到的。晚上睡觉床头放着新外套,枕头下压着压岁钱,我嘴里咀嚼着满满的年味,进入了梦乡。熟睡到半夜,门外震耳欲聋、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把我惊醒,新年来到了!

其实,所谓的这些年味,说白了是匮乏年代一种集中性的物质补偿,一种让平时艰苦生活中积蓄的少之又少的财力,来个一年一度的“大”花钱。而昔日春节数日集中忙吃忙穿的年味,如今已经分布到一年365天的幸福生活里了!

过去人们通过燃放烟花爆竹来祈福迎财,表达对美好生活的企盼。而到了二

十一世纪的中国,城市钢筋水泥建造高楼林立,城市建筑之间空间有限,人口稠密。鞭炮声没有任何乐趣,只是猛烈地爆发出单调刺耳的响声,惊扰市民,还有造成

人身伤害、火灾事故、财产损失的可能,在制造垃圾狼藉一地的同时释放出大量烟雾。据报载,在一次性燃放2000响的鞭炮和两个烟花之后,PM2.5浓度从39微克/立方米,上升至1000微克/立方米,上升幅度超过25.6倍。燃放烟花爆竹污染周边空气,危害身体健康,与当前强调的绿色发展背道而驰。

有人说不放烟花爆竹就没有年味了。年味不一定非要通过鸣放鞭炮来体现,当今社会生活丰富多彩,其实年味就在春运大潮中,在各座城市集镇的年货大街上,在手机恭贺新春的微信和抢红包的热闹中,在红红火火、花花绿绿的超市大卖场里,在贺岁大片轮番上映的影院中,在全家福年夜饭的餐桌上,在儿童游乐场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脸里,在时速250公里的动车上举家潇洒走一回的旅游里……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国家大政方针是走绿色发展之路,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正在坚决治理中,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在不断提高。人民群众的低碳生活方式就是以自身实际行动对生态环境的爱护。市区不燃放烟花爆竹就是一种现代文明低碳生活方式。让我们从今年春节始,不闻鞭炮声,过个绿色年。

临近春节,不由自主想起极具苏味的葑门老街——横街上的年味,想起去年过年的情景。

腊月廿九,陪弟弟、弟媳去葑门横街购年货。他们在单位一直忙到腊月廿八,过年的东西一样没准备。刚从苏北乡下赶来过年的父亲很急,他以老家过年的习俗酝酿着苏州儿子媳妇家的年味。早早急急地置办他能办的年货,瓜子一买就是十斤。我看到那鼓鼓囊囊的一大袋子瓜子,就看到老家的年了。父亲不知道城市里是没有大人孩子串门拜年的,一捧捧的瓜子兜给谁呢。我记得组成小家庭后,我过的第一个年,也和父亲一样买了满满一袋十斤瓜子,欢欢喜喜提到家,老公指责我过日子一点数没有。正如他所说,瓜子走油了,辣嘴了,还没吃到五分之一。可是,从小到大,我记忆里,没有这么多瓜子还叫过年吗?不同生活经历的人对瓜子的理解大相径庭。从此以后,我再也没有为过年买过瓜子。真正的年,在父亲和我心里是一样的。好在父亲只买了小街上能买得到的几样,初来乍到,除了家门口的小街就再走不远了。更多的筹备还得指望儿子媳妇,他催促他们:“今天再不买就没日子了。”

从里河往北,一条丁字形小巷直通葑门横街。丁字形巷里住着南来北往的外地人。苏北人居多。弟媳的堂姐一家就住这里,最早一批来苏州打工的,堂姐夫一看就有生意人的精明和苏北人的勤恳。短暂的停留,和我说的是四星级重点高中、重点班、本一之类的教育话题。他家的老大正上高中,模拟考试中能达本一线。小二子考上了省苏中,自动放弃选择苏州附属中学,免学费还奖励。

丁字路尽头就是横街。有人说:“没到过葑门横街,就不知苏州的市井生活。”从徐公桥到石炮头900米长的葑门横街,算是老苏州的遗存。当年曾与石路、观前抗衡,是苏州最后一条具有传统市井风貌的老街。石板路绵延了一条街,两边商铺,店面连着店面,小吃店、水果行、卖蔬菜的、卖螃蟹的、卖猪肉的,荤的素的应有尽有,普通人家的生活所需在这里都能搞定了,新鲜且便宜。横街的日子,就是最普通百姓的生活。这里有最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和最从容的生活态度。充满了烟火、世俗味,徜徉其中,年味浓郁,心里安定,我一下子就迷恋上这里漫溢的市井气息。

街两边的老房子开着一家家连家店,多是外地人,经营项目也繁杂。有

葑门横街上的故乡年味

□ 王晓

蒸年糕的,4元11只,当场蒸了卖,热气喧腾,生意颇好;有川味爆鱼,现杀现爆,香了一条街;有卖春卷皮,两只平底锅,妇女一手团面,轻快地往

锅上一抹,一张皮子就有了,两手两锅配合默契,有生活美感。听帮忙的人喊腰疼死了,像我们老家口音,一拉呱,果然是弟媳姐庄上的。这条挨挨挤挤五味杂陈的街上,这个不起眼角落里的卖春卷皮的,竟然是我的乡亲。趁递钱的间隙,问他们是不是一直做这生意,他们说,平时卖水果,就这三个月忙个年。悄悄地问:一桶发酵的干面,张张薄如蝉翼的春卷皮,三个月能挣多少?不自觉地竖起一个手指头,一万块。

横街的房子比较老旧,正因为旧,烟火味就特浓,卖茶干的、卖鱼的、卖油的、卖海鲜的、卖豆沙的、卖年糕的……顺着横街北向有个小巷口,竟是卖各色蔬菜的,多外地人。莴苣叶子在墙根堆老厚,一外地汉子守着西红柿、土豆吆喝着,旁边的小姑娘与父亲像一个模子脱的,圆圆的脸,有风吹日晒的冻伤,齐齐的刘海,明亮的眼睛,她无师自通帮父亲吆喝:“样样便宜,卖完回家啦。”稚嫩的童音,在小年夜的苏州街巷飘荡。也有室内的菜市,多为快洁菜一类的摊点,买的人有吴侬软语、有普通话,还有辨不出的方言。门口,有卖青菜、茨菰、荸荠的。弟媳十几岁来苏州,说得一口流利的当地话,问荸荠多少钱一斤,从五块到四块到三块,问不出正价。到这两天了,卖什么价都正常。只一位老婆婆,一开口就是三块,你要走,也没降价挽留你。我说就在这买吧,老婆婆面色红润健康,一双手沟壑纵横,粗糙、裂口、塞满泥浆……原来,在天堂般的苏州也有如我母亲般辛劳的人。

我到横街,是为了看各式各样的人,隔着一层空气、灰尘、阳光和风,我看见了市井里人的生活,充满着快乐,也有辛酸。

在我望呆的当口,弟弟和弟媳提着购好的菜蔬来了,鱼、菠菜、粉丝、笋子、配好的宫爆鸡丁……还有两副对联。

咸鱼、咸肉、咸鸡子,父亲从老家带了不少,再配些蔬菜就可以了。两张“福”字就买了八块钱。除夕晚上请弟媳同在苏州的哥哥、弟弟全家来吃饭,酒又买了不少。本来想趁中午时间带父母出去转转,母亲在苏州生活快一年了,父亲也来一星期了,但都没怎么出去玩过。因为要准备一家子的年夜饭,父母都不肯出去。阳光晴好,前一日的气温一丝丝退去,我在家坐不住,带上小侄女,上街走走。

昨天的除夕夜,因为开心和快乐,渐渐走进睡梦中,回到我们小时候的年味。

小时候的大年三十,我和妹妹早早起来,到街上去。上午,买和卖的全都是人,拥拥挤挤,而下午两三点钟再去,所有的商家店铺甚至小商小贩都不见了踪影。这街也一下子冷清了,我们就转身回家去吃吃喝喝,玩玩乐乐,而爸爸妈妈一直在小小的厨房里忙碌着,不时地哪一道菜好了,叫我们先尝一口。

傍晚时分,奶奶会送压岁钱来,而爸爸也早送了孝敬父母的钱物去。我们家和奶奶家在一条南大街上,奶奶家在街头,我们家算是街中,也只相隔了十几户人家,一两分钟就走到了。

小时候除夕夜的盛宴,对于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,因为有那么多的好菜,更因为全家可以一起团圆在餐桌边。而晚上也有最热切期待的精神盛宴,那是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。一家四口围坐着看电视,还有零食水果和热茶,幸福满满的一家人快乐极了。有时候我和妹妹困了先去睡觉,迷迷糊糊中就有爸爸包了压岁钱和糕、

小时候的年味

□ 王晔

枣,轻轻塞在我们的枕头下。有时候我们电视看得晚了,也会看到爸爸悄悄地走出去,我和妹妹早就会意到他先塞压岁钱去了,我们便故意问他:爸爸你出去干什么呀?然后就偷偷地笑。

大年初一的上午,我和妹妹去奶奶家拜年,爷爷会再给我们一人一个“红封子”压岁钱。我们不在爷爷奶奶这儿吃午饭,因为他们一般是年初二等姑姑他们回来拜年时一起办年夜饭,而那时候我和妹妹也很高兴地来,因为可以和表哥、表弟、表妹玩。可以打牌,也可以看电视吃花生瓜子糖,上街逛逛也好,甘蔗、糖葫芦和棒冰,都可以想买就买,想吃就吃。看到同学和熟人,还会自豪地介绍这是我宝应的大哥哥和二哥哥。

小时候的年味,特别高兴的还有舅舅舅妈带了表妹来拜年,妈妈忙得更开心,我们玩得也就更不亦乐乎了。虽然下午三四点钟他们就会开车走了,可是回味的快乐,有时候比当时的快乐更美好。

小时候的年味,没有现在昂贵的物质,可是那份亲情更浓郁更深厚。

1977年8月中旬,大队部接到高邮县知青公社民政科打来的电话,说我被扬州地区知青办上调分配到扬州市某全民单位工作,我开心不得了。

在那个年代能进全民单位工作着实令许多人羡慕不已。8月下旬经高邮县人民医院体检合格,我被扬州某单位接走,开始了在扬州工作的历程,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。

那时候交通落后,高邮至扬州对开班车平时一天只有两班,错过班车时间再也无法乘车,虽然春运加开班次仍然“僧多粥少”,即使买到车票也未必能走得掉。那时的车站“小、乱、挤”十分严重,力气大的就能挤上车,好不容易挤上车却没有座只能全程站着,车内更是拥挤不堪。

每年春节前回高邮探亲交通成了大问题,于是我横下一条心干脆就骑脚踏车回邮探亲,这样既方便出行又锻炼身体,还能节省一块四角钱的车票钱(1977年我月工资仅21元)。

1978年腊月的一天,天气晴朗,我归心似箭,把单位发的年货绑在脚踏车后面的书包架上,全身从头到脚防护以抵御数九寒风的侵袭。跨上我省吃俭用下来的160元钱买来的“大桥牌”脚踏车,从扬州大桥出发一路骑行。我谨记单位同事的再三提醒:“骑长途速度不能太快,一定要悠着点,否则骑不到邵伯你就瘫了。”所以我以每小时15

过年蹬车回邮探亲

□ 毛玉高

公里的速度均衡骑行,以这个速度到高邮60公里路程需要4个小时,骑行需要耐力和技巧,稍不留神就会半途而废到不了目的地。一路上我谨慎骑行,脚不停地踏,车轮不停地运转,50分钟工夫就到了江都城区,一路骑得非常轻松。趁着一股劲儿,由江都继续蹬踏,遇到了一段百余米的上坡路,脚踏上坡有点吃力,便下车推行以便保持体力,遇到下坡路段时就手带刹把就势冲下坡,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冲个几百米远下去。

到了邵伯,一半路程就算骑下来了,在邵伯船闸稍作休息,喝了自备的热水,继续北上。到了车逻,我的右腿却不听使唤了,原来是我的腿抽筋了。此时我已骑行了50公里,耗时三个半小时了,担心最后10公里路该怎么办!于是我停下车,站在路边,用双手轻轻按摩、揉搓促使抽筋的右腿放松紧绷的肌肉,5分钟后右腿恢复了正常。刚跨上座垫,感觉腿疼得不得了,只得咬咬牙继续上路。这10公里路骑得十分艰难,因为浑身累所以骑得太慢了,足足耗了一个小时。

那个年代通讯也十分落后,打个长途还得去邮电局,并且还要等2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通上话,我骑车回家探亲并没有事先告诉父母,为的就是给他们一个惊喜。“叮铃——叮铃——”一阵铃响,“爸妈,我回来啦!”爸妈喜出望外……

我的爷爷是弄船的(开船搞运输),我的爸爸也是弄船的。常听人讲,弄船人的规矩多,年味浓。同样弄船为生的二伯和三伯曾经对我说——你父亲的规矩比我们多多了!这话我深有体会。

就拿年三十贴对联来说,我家当时15吨的水泥船上贴的春联总是比人家多,父亲尤其喜欢贴好多好多的“福”字。扬帆用的桅杆上要贴“福”字;米缸、水缸和碗柜上要贴“福”字;大大小小的门上和窗户上要贴“福”字;就连刚买回来不久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上也要贴上两个小小的“福”字;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,买回来的好多“福”字都贴完了,还差一些地方没有“福”字贴了,父亲就找来毛笔、墨汁和

船老大的“年味”

□ 肖玉峰

红纸现场写出几个“福”字用于“补漏”,真是叫人忍俊不禁。用爸爸的话讲:过年要处处见到“福”字才显得喜庆。我至今还记得,每年除夕下午贴春联是父亲过年时的“重头戏”,有时贴到天黑了还在言犹未尽地打着手电筒继续贴。因为他特别讲究贴“福”字“成双成对”,贴两个“福”字要考虑到上下左右的距离要均衡和好看,所以非常耗时间,但是他乐此不疲。有时妈妈掌勺的“年夜饭”就等他开席了,而他还在捣腾最后一个“福”字呢!

一眨眼40多年过去了,父亲早已退休,卖掉后来的小铁船,到岸上住商品房颐养天年了,但他的“贴福情结”仍然在“延续”。

挨家挨户去拜年

□ 毛群英

儿时的大年初一,一碗咸肉下粉丝外加一只荷包蛋下肚后,便迎来了孩童们最喜欢的一项活动:挨家挨户去拜年。

拜年时,要说吉利话。岁数大的,要祝身体健康;年龄和父辈相仿的,要恭喜发财。总之,要嘴甜。

穿上崭新的棉衣棉裤和棉鞋,首先来到相邻的哑巴大叔家拜年,心里默默地记着妈妈代写的双手握拳拱手状并排作揖的方式。哑巴大叔家有我们喜爱看的“小人书”,还有馋人的水果糖。一跨进门槛,因为心里激动,竟将作揖方式错成了双手合十状,惹得哑巴大叔拉下脸“啊啊”地呵斥,吓得我一屁股直往外溜。事后才知道,双手合十状作揖是祭奠先人时才如此,怪不得哑巴大叔大发雷霆。

一副副红对联贴在每一扇门上,都包含了鸿运、幸福、和平、昌顺、春兴等字样。因为这是大地春回的节日,也是生命财富回来的节日。”(林语堂《我的过年》)我们老家把春联叫成“门对子”。过年时每家每户都要贴上新春联,在红红的春联里感受着新年的美好。这些年,每逢春节,不少学校、银行、企业等都有宣传自己单位精神、带有广告性质的对联广为散发,大街上也有各种烫金的印刷品对联出售,很少有人自己动手写春联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刚高中毕业,起初安排在社办厂上班,后调到公社当文化站长,时常练习书法,虽然毛笔字写得不好,在当时村里文化高的人不多的情况下,我的毛笔字还算小有名气。尤其到了腊月廿四以后,村子里熟悉我的人家总请我写春联。那时我除了准备好墨汁外,还要备好农历年,书中有编写了因人因事因物不同

春联报春

□ 葛国顺

之所以喜欢到庄上的乡亲们家拜年,是因为能收获丰盛的零食。每到一户,云片糕是必备的,寓意甜甜蜜美,还有葵花、花生、油炸果子等。不过,也有家境困难的,只能得到一小捧炒蚕豆。

庄上最西边的谭老先生家是我们最想去又不敢去的地方。不敢去,谭爷爷是个老中医,整天板着脸,让人敬畏;想去,他家中有乡下难得一见的一牛脑糖和瓜子,让人垂涎。但如果“斗胆”去一趟,那“战利品”就值得在小朋友面前“炫耀”了。

小半天跑下来,烂泥路开始化冰,我们的两只棉衣口袋里也变得鼓鼓囊囊的,于是,选个干净的地方,玩起了打铜板、滚铁环等游戏,继续着天真烂漫、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,沉浸在过年的享受中。

春联报春

□ 葛国顺

而对应的对联和门楣,以便书写时让人挑选。那时白天在单位忙了一天,回到家看到大柜上放满了红纸,父母告诉我都是谁家的,明明知道我在外面忙,也不好替我推却,乡里乡亲的。有的红纸已经裁好,有明确要求的,也有整张的,告诉我写哪几个方面。一家总要写上十几副春联,大门、房门、堂前柱子上、厨房、后门,甚至“开门大吉”、猪圈的“养猪牛大”、鸡栏上“鸡生大蛋”“鸭生满栏”什么的红帖子,都得不厌其烦地写。虽然外面寒风习习,室内却春意盎然。写春联时桌子旁边总围着一帮人,有看热闹的,有给我帮忙的,就这样为大家服务,一写就是一大晚,再苦再累心里感到非常开心。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一年一年新春到,浓墨飘香春联红。春联从沧桑岁月中一路走来,如同火焰照亮了人们整个屋子,也照亮了乡亲们的好日子。春联是报春花,给人们传递春的信息,带给人间暖暖春意。